

夏丏尊編

艾蕪

蘆焚

丁玲



齊

老舍

張天翼

吳組綸

金

徐寅村

靳以

施蛰存

施蛰存

蕭軍

沈從文

夏丏尊

聖陶

蕭乾

十年

茅盾

沈從文

蕭乾

短篇小說集刊

王統照

木健吾

塞克

周文

鄭少奇

端木蕻良

凌叔華

SHI NIAN

十年

短篇小说集刊

夏丏尊编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沈 云 瑞

十 五
——短篇小说集刊
夏 巧 尊 编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850×1168 1/32 16.25印张 3插页 370千字

198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1,300册 定价 2.35元

开明创立于一九二六，到今年十周年了，打算出一种书，一方面对读者界作有一点儿意义的贡献，另一方面也给自己作个纪念。这部小说集刊就是从这样打算之下产生的。给它题个名字，谁也会想到又现成又醒目的《十年》。于是它有了名字。

据一般批评家说，我国的新文学运动起来以后，小说方面的成就比较可观。开明自从创立的那一年起，就把刊行新体小说作为出版方针之一。到现在，大家都承认开明这一类的出版物中间，很有一些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地位的佳作。这是开明的荣誉。开明要永远保持它的荣誉，就约当代作家各替开明特写一篇新作，用来纪念开明，同时也给我国小说界留个鸟瞰的摄影。发育了将近二十年的新体小说成为什么样子了，虽然不能全般地看出，但是总可以从这里看出一大部分。在这一点上，这部书似乎有着不少的意义。

所约作家共有二三十位。到了集稿的期限，有些作

60.19 7.14

家因为事情忙，有些作家因为要慎重推敲，尚未把稿子寄到，而存稿的篇幅却已不少了。我们不愿意叫许多作家失掉参与我们纪念的机会，乃改为分册出版，先将已收到的发表，不久再出《十年》续集。

末了，对于特地为本集撰稿的各位作家谨致真诚的感谢。

一九三六年八月夏丐尊

目 次

银变·····	鲁 彦	1
且说屋里·····	老 舍	24
一件小事·····	张 天 翼	40
雪朝·····	靳 以	62
站长·····	王 统 照	77
星·····	巴 金	96
裁员·····	徐 霞 村	149
某日·····	吴 组 细	158
嫡裔·····	施 蛰 存	175
中国的最后一课·····	李 健 吾	190
一月二十三日·····	丁 玲	202
死·····	凌 叔 华	221
鹏程·····	萧 乾	232
英文教授·····	圣 陶	247
谜·····	蹇 先 艾	269
烟·····	郑 伯 奇	286
海岛上·····	艾 芜	307
逃难·····	沙 汀	321
马兰·····	芦 焚	330
主妇·····	沈 从 文	350

爱.....	周 文	363
四条腿的人.....	萧 军	399
乡愁.....	端木蕻良	413
报复.....	蒋 牧 良	443
手的故事.....	茅 盾	462
流弹.....	夏 丏 尊	501
重印后记.....	叶 至 善	512

银 变

鲁 彦

赵老板清早起来，满面带着笑容。昨夜梦中的快乐到这时还留在他心头，只觉得一身通畅，飘飘然象在云端里荡漾着一般。这梦太好了，从来不曾做到过，甚至十年前，当他把银条银块一箩一箩从省城里秘密地运回来的时候。

他昨夜梦见两个铜钱，亮晶晶地在草地上发光，他和二十几年前一样的想法，这两个铜钱可以买一篮豆芽菜，赶忙弯下腰去，拾了起来，揣进自己的怀里。但等他第二次低下头去看时，附近的草地上却又出现了四五个铜钱，一样的亮晶晶地发着光，仿佛还是雍正的和康熙的，又大又厚。他再弯下腰去拾时，看见草地上的钱愈加多了。……倘若是银元，或者至少是银角呵，他想，欢喜中带了一点惋惜……但就在这时，怀中的铜钱已经变了样了，原来是一块块又大又厚的玉，一颗颗又光又圆的珠子，结结实实的装了个满怀……现在发了一笔大财了，他想，欢喜得透不过气来……于是他醒了。

当，当，当，壁上的时钟正敲了十二下。

他用手摸了一摸胸口，觉得这里并没有什么，只有一条棉被盖在上面。这是梦，他想，刚才的珠玉是真的，现在的棉被是假的。他不相信自己真的睡在床上，用力睁着眼，踢着脚，握着拳，

抖动身子，故意打了几个寒噤，想和往日一般，要从梦中觉醒过来。但是徒然，一切都证明了现在是醒着的，棉被，枕头，床子和冷静而黑暗的周围。他不禁起了无限的惋惜，觉得平白地得了一笔横财，又立刻让它平白地失掉了去。失意地听着呆板的的答的答的钟声，他一直翻来覆去，有一点多钟没有睡熟。后来实在疲乏了，忽然转了念头，觉得虽然是个梦，至少也是一个好梦，才心定神安地打着鼾睡熟了。

清早起来，他还是这样想着：这梦的确是不易做到的好梦。说不定他又该得一笔横财了，所以先来了一个吉兆。别的时候的梦不可靠，只有夜半十二时的梦最真实，尤其是每月初一月半——而昨天却正是阴历十一月十五。

什么横财呢？地上拾得元宝的事，自然不会再有了。航空奖券是从来舍不得买的。但开钱板的老板却也常有得横财的机会。例如存户的逃避或死亡，放款银号的倒闭，在这天灾人祸接二连三而来，百业凋零的年头是普通的事。或者现在法币政策才宣布，银价不稳定的时候，还要来一次意外的变动。或者这梦是应验在……

赵老板想到这里，欢喜得摸起胡须来。看相的人说过，五十岁以后的运气是在下巴上，下巴上的胡须越长，运气越好。他的胡须现在愈加长了，正象他的现银越聚越多一样——哈，法币政策宣布后，把现银运到日本去的买卖愈加赚钱了！前天他的大儿子才押着一批现银出去，说不定今天明天又要来一批更好的买卖哩！

昨夜梦，一定是应验在这上面啦，赵老板想。在这时候，一万元现银换得二万元纸币也说不定，上下午的行情，没有人捉摸得定。但总之，现银越缺乏，现银的价格越高，谁有现银，谁就发财。中国不许用，政府要收去，日本可是通用，日本人可是愿

意出高价来收买。这是他合该发财了，从前在地底下埋着的现银，忽然变成了珠子和玉一样的宝贵。——昨夜的梦真是太妙了，倘若铜钱变了金子，还不算希奇，因为金子的价格到底上落得不多，只有珠子和玉是没有时价的。谁爱上了它，可以从一元加到一百元，从一千元加到一万元。现在现银的价格就是这样，只要等别地方的现银都收完了，留下来的只有他一家，怕日本人不象买珠子和玉一样的出高价。而且这地方又太方便了，长丰钱庄正开在热闹的毕家碾上，而热闹的毕家碾却是乡下的市镇，比不得县城地方，容易惹人注目；而这乡下的毕家碾却又在海边，驶出去的船只只要打着日本旗子，通过两三个岛屿，和停泊在海面假装渔船的日本船相遇，便万事如意了。这买卖是够平稳了。毕家碾上的公安派出所林所长和赵老板是换帖的兄弟，而林所长和水上侦缉队李队长又是换帖的兄弟。大家分一点好处，明知道是私运现银，也就不来为难了。

“哈，几个月后，”赵老板得意地想，“三十万财产说不定要变做三百万啦！这才算是发了财！三十万算什么！……”

他高兴地在房里来回的走着，连门也不开，象怕他的秘密给钱庄里的伙计们知道似的。随后他走近账桌，开开抽屉，翻出一本破烂的《增广玉匣记通书》来。这是一本木刻的百科全书，里面有图有符，人生的吉凶祸福，可以从这里推求，赵老板最相信它，平日闲来无事，翻来覆去的念着，也颇感觉有味。现在他把《周公解梦》那一部分翻开来了。

“诗曰：夜有纷纷梦，神魂预吉凶……黄梁巫峡事，非此莫能穷。”他坐在椅上，摇头念着他最记得的句子，一面寻出了“金银珠玉绢帛第九章”，细细地看了下去。

金银珠玉大吉利——这是第二句。

玉积如山大富贵——第五句。

赵老板得意地笑了一笑，又看了下去。

珠玉满怀主大凶……

赵老板感觉到一阵头晕，伏着桌子喘息起来了。

这样一个好梦会是大凶之兆，真使他吃吓不小。没有什么吉利也就罢了，至少不要有凶；倘是小凶，还不在于，怎么当得起大凶？这大凶从何而来呢？为了什么事情呢？就在眼前还是在一年半以后呢？

赵老板忧郁地站了起来，推开《通书》，缓慢地又在房中踱来踱去的走了。不知怎样，他的脚忽然变得非常沉重，仿佛陷没在泥渡中一般，接着象愈陷愈下了，一直到了胸口，使他感觉到异样的压迫，上气和下气被什么截做了两段，连结不起来。

“珠玉满怀……珠玉满怀……”他喃喃地念着，起了异样的恐慌。

他相信梦书上的解释不会错。珠玉不藏在箱子里，藏在怀里，又是满怀，不用说是最叫人触目的，这叫做露财。露财便是凶多吉少。例如他自己，从前没有钱的时候，是并没有人来向他借钱的，无论什么事情，他也不怕得罪人家，不管是有钱的人或有势的人。但自从有了钱以后，大家就来向他借钱了，今天这个，明天那个，忙个不停，好象他的钱是应该分给他们用的，无论什么事情，他都不敢得罪人了，尤其是有势力的人，一个不高兴，他们就说你是有钱的人，叫你破一点财。这两年来市面一落千丈，穷人愈加多，借钱的人愈加多了，借了去便很难归还，任凭你催他们十次百次，或拆掉他们的屋子，把他们送到警察局里去。

“天下反啦！借了钱可以不还！”他愤怒地自言自语的说。“没有钱怎样还呢？谁叫你没有钱！没有生意做——谁叫你没有生意做呢？哼！……”

赵老板走近账桌，开开抽屉，拿出一本账簿来。他的额上立

刻聚满了深长的皱纹，两条眉毛变成了弯曲的毛虫。他禁不住叹了一口气。欠钱的人太多了，五元起，一直到两三千元，写满了厚厚的一本簿子。几笔上五百一千的，简直没有一点希望，他们有势也有钱，问他借钱，是明敲竹杠。只有那些借得最少的可以紧迫着催讨。今天已经十一月十六，阳历是十二月十一了，必须叫他们在阳历年内付清。要不然……休想太太平平过年！……

赵老板牙齿一咬，鼻子的两侧露出两条深刻的弧形的皱纹来。他提起笔，把账簿里的人名和欠款一一摘录在一个手折上。

“毕尚吉！……哼！”他愤怒的说，“老婆死了也不讨，没有一点负担，难道二十元钱也还不清吗？一年半啦！打牌九，叉麻将就舍得！……这次限他五天，要不然，拆掉他的屋子！不要面皮的东西！……吴阿贵……二十元……赵阿大……三十五……林大富……十五……周菊香……”

赵老板连早饭也咽不下了，借钱的人竟有这么多，一直抄到十一点钟。随后他把唐账房叫了来，说：

“给我每天去催，派得力的人去！……过了限期，通知林所长，照去年年底一样办！……”

待唐账房走出去后，赵老板又在房中不安地走了出来，不时望着壁上的挂钟。已经十一点半了，他的大儿子德兴还不见回来。照预定的时间，他应该回来一点多钟了。这孩子做事情真马虎，二十三岁了，还是不很可靠，老是在外面赌钱弄女人。这次派他去押银子，无非是想叫他吃一点苦，练习做事的能力。因为同去的同福木行姚经理和万隆米行陈经理都是最能干的人物，一路可以指点他。这是最秘密的事情，连自己钱庄里的人也只知道是运到县城里去换法币。赵老板自己老了，经不起海中的波浪，所以也只有派大儿子德兴去。这次十万元现银，赵老板名

下占了四万，剩下来的六万是同福木行和万隆米行的。虽然也多少冒了一点险，但好处却比任何的买卖好。一百零一元纸币掉进一百元现银，卖给日本人至少可作一百十元，象这次是作一百十五元算的，利息多么好啊！再过几天，一百二十，一百三十，也没有人知道！……

赵老板想到这里，不觉又快活起来，微笑重新走上了他的眉目间。

“赵老板！”

赵老板知道是姚经理的声音，立刻转过身来，带着笑容，对着门边的客人。但几乎在同一的时间里，他的笑容就消失了，心中突然地跳了起来。

走进来的果然是姚经理和陈经理，但他们都露着惶惶的神情，一进门就把门带上了。

“不好啦，赵老板！……”姚经理低声的说，战栗着声音。

“什么？……”赵老板吃惊地望着面前两副苍白的面孔，也禁不住战栗起来。

“德兴给他们……”

“给他们捉去啦……”陈经理低声的说。

“什么？……你们说什么？……”赵老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重复的问。

“你坐下，赵老板，事情不要紧，……两三天就可回来的……”陈经理的肥圆的脸上渐渐露出红色来。“并不是官厅，比不得犯罪……”

“那是谁呀，不是官厅？……”赵老板急忙地问，“谁敢捉我的儿子？……”

“是万家湾的土匪，新从盘龙岛上来的……”姚经理的态度也渐渐安定了，一对深陷的眼珠又恢复了庄严的神情。“船过那

里，一定要我们靠岸……”

“我们高举着日本国旗，他毫不理会，竟开起枪来……”陈经理插入说。

“水上侦缉队见到我们的旗，倒低低头，让我们通过啦，哪晓得土匪却不管，一定要检查……”

“完啦，完啦！……”赵老板叹息着说，敲着自己的心口，“十万元现银，唉，我的四万元！……”

“自然是大家晦气啦！……运气不好，有什么法子……”陈经理也叹着气，说。“只是德兴更倒霉，他们把他绑着走啦，说要你送三千担米去，才放他回来……限十天之内……”

“唉，唉……”赵老板蹬着脚，说。

“我们两人情愿吃苦，代德兴留在那里，但土匪头不答应，一定要留下德兴……”

“那是独只眼的土匪头，”姚经理插入说。“他恶狠狠的说，你们休想欺骗我独眼龙！我的手下早已布满了毕家碛！他是长丰钱庄的小老板，怕我不知道吗？哼！回去告诉大老板，逾期不缴出米来，我这里就撕票啦！……”

“唉，唉！……”赵老板呆木了一样，说不出话来，只会连声的叹息。

“他还说，倘若你敢报官，他便派人到赵家村，烧掉你的屋子杀死你一家人哩……”

“报官！我就去报官！”赵老板气愤的说，“我有钱，不会请官兵保护我吗？……四万元给抢去啦，大儿子也不要啦！……我给他拚个命！……我还有两个儿子！……飞机，炸弹，大炮，兵舰，机关枪，一齐去，量他独眼龙有多少人马！……解决得快，大儿子说不定也救得转来……”

“那不行，赵老板，”姚经理摇着头，说。“到底人命要紧。虽

然只有两三千土匪，官兵不见得对付得了，也不见得肯认真对付，……独眼龙是个狼匪，你也防不胜防……”

“根本不能报官，”陈经理接着说，“本地的官厅不要紧，倘给上面的官厅知道了，是我们私运现银惹出来的……”

“唉，唉！……”赵老板失望地倒在椅上，痛苦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唉，唉！……”姚经理和陈经理也叹着气，静默了。

“四万元现银……三千担米……六元算……又是一万八千……唉……”赵老板喃喃地说，“珠玉满怀……果然应验啦……早做这梦，我就不做这买卖啦……这梦……这梦……”

他咬着牙齿，握着拳，蹬着脚，用力睁着眼睛。他不相信眼前这一切，怀疑着仍在梦里，想竭力从梦中觉醒过来。

二

五六天后，赵老板的脾气完全变了。无论什么事情，一点不合他意，他就拍桌骂了起来。他一生从来不曾遇到过这样大的不幸。这四万元现银和三千担米，简直和挖他的心肺一样痛。他平常是一分一厘都算得清清楚楚，不肯放松，现在竟做一次的破了四万多财。别的事情可以和别人谈谈说说，这一次却一句话也不能对人家讲，甚至连叹息的声音也只能闷在喉咙里，连苦恼的神情也不能露在面上。

“德兴到哪里去啦，怎么一去十来天才回来呢？”人家这样的问他。

他只得微笑着说：

“叫他到县城里去，他却到省城里看朋友去啦……说是一个朋友在省政府当秘书长，他忽然想做官去啦……你想我能答应吗？家里又不是没有吃用……哈，哈……”

“总是路上辛苦了吧，我看他瘦了许多哩。”

“可不是……”赵老板说着，立刻变了面色，怀疑人家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似的。随后又怕人家再问下去，就赶忙谈到别的问题上去了。

德兴的确消瘦了。当他一进门的时候，赵老板几乎认不出来是谁。昨夜灯光底下偷偷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，完全象一个乞丐，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，赤着脚，蓬着发，发着抖。他只轻轻地叫了一声爸，就哽咽起来。他被土匪剥下了衣服，挨了几次皮鞭，丢在一个冰冷的山洞里，每天只给他一碗粗饭。当姚经理把三千担米送到的时候，独眼龙把他提了出去，又给他三十下皮鞭。

“你的爷赵道生是个奸商，让我再教训你一顿，回去叫他改头换面的做人，不要再重利盘剥，私运现银，贩卖烟土！要不然，我独眼龙有一天会到毕家碾上来！”独眼龙踞在桌子上愤怒的说。

德兴几乎痛死，冻死，饿死，吓死了。以后怎样到的家里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“狗东西！……”赵老板咬着牙，暗地里骂着说。抢了我的钱，还要骂我奸商！做买卖不取巧投机，怎么做！一个一个铜板都是我心血积下来的！只有你狗东西杀人放火，明抢暗劫，丧天害理！……”

一想到独眼龙，赵老板的眼睛里就冒起火来，恨不能把他一口咬死，一刀劈死。但因为没处发泄，他于是天天对着钱庄里的小伙计们怒骂了。

“给我滚出去，……你这狗东西……只配做贼做强盗！……”他象发了疯似的一天到晚喃喃地骂着。

一走到账桌边，他就取出账簿来，翻着，骂着那些欠账的人。

“毕尚吉！……狗养的贼种！……吴阿贵！……不要面皮的东

西！……赵阿大！……混账！……林大富！……屎东西！……赵天生！……婊子生的！……吴元本！猪猡……二十元，二十元，三十五，十五，六十，七十，一百，四十……”他用力拨动着算盘珠，笃笃地发出很重的声音来。

“一个怕一个！我怕土匪，难道也怕你们不成！……年关到啦，还不送钱来！……独眼龙要我的命，我要你们的命！……”他用力把算盘一丢，立刻走到了店堂里。

“唐账房，你们干的什么事！……收来了几笔账？”

“昨天催了二十七家，收了四家，吴元本，赵天生的门给封啦，赵阿大交给了林所长……今年的账真难收，老板……”唐账房低着头，嗫嚅地说。

“给我赶紧去催！过期的，全给我拆屋，封门，送公安局！……哼！哪有借了不还的道理！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我知道，老板……”

赵老板皱着眉头，又踱进了自己的房里，喃喃地骂着：

“这些东西真不成样……有债也不会讨……吃白饭，拿工钱……哼，这些东西……”

“赵老板！……许久不见啦！好吗？”门外有人喊着说。

赵老板转过头去，进来了一位斯文的客人。他穿着一件天蓝的绸长袍，一件黑缎的背心，金黄的表链从背心的右袋斜挂到背心的左上角小袋里。一副瘦长的身材，瘦长的面庞，活泼的眼珠，显得清秀，精致，风流。

“你这个人……”赵老板带着怒气的说。

“哈，哈，哈！……”客人用笑声打断了赵老板的语音。“阳历过年啦，特来给赵老板贺年哩！……发财，发财！……”

“发什么财！”赵老板不快活的说，“大家借了钱都不还……”

“哈，哈，小意思！不还你的能有几个！……大老板，不在乎，